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集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欒城集卷四十

宋　蘇轍　撰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七首

三乞罷青苗狀 初四日與東省同上

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王安石呂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呂黨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為是其他士大夫上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呂誨范鎮下至臣等輩人未有一人

以為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衆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删立舊法益更滋彰中外狐疑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之者聖心未察是以為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為自古為國止於食租衣税縱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日税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債取利與民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强兵者也藝祖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

歲用兵其費不貲及真宗東封西祀遊幸亳宋造立宫
室仁宗結好契丹平定西戎剪滅南寇此皆非常大費
而常賦之外無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
聖恭儉安靜無為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
欲以青苗富國乎臣等以為皇帝陛下當於春秋未嘗
接見多士太皇太后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羣議聽
納之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
議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為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

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即當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辨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為是即乞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為非亦即顯行黜譴以懲臣等狂妄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中三省請罷青苗狀 初四日與東省同入

右轍等伏見熈寧之初始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不

便是時建議之臣盡力主張者不過一二人而賢士大夫極言其失者非異人也蓋今之執政嘗論之矣忠言讜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以為口實小民呻吟欲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二聖臨御革去弊法而青苗之議獨無所變始者但令取民情願不立定額州縣或散或否事體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修完本法使夏科納者減半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舊放債取利此聲流傳極損聖政輙等備位諫官不敢黙已遂與臺官前後

上言僅數十章皆不蒙施行傳聞大臣奏對有以國計不足疑誤聖聽者遂致此議久而不決轍等雖愚竊所未喻也蓋聞古者聖人在上食租衣税而已凡所以奉事郊廟祿養官吏蓄兵備邊未嘗有闕也後世鄙陋乃始益以茶鹽酒税之征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甚也今玆二聖在上恭儉無為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轍等與天下士民尚兾朝廷能寛酒税之榷損茶鹽之入以復三代之政不意今者乃欲以青苗富國失

天下之望也王安石吕惠卿既以此負國使朝廷被此聲於天下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轍等區區所深痛也近日朝廷責降吕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為罪天下傳誦人人稱慶奈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且青苗之法其所以害人者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行詔令斷除抑配其為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無知不計後患閭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手費用横生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賤賣米粟浸及田

宅以至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隣里無賴妄託名目歲終催督患及本户二害也逋欠未納請新蓋舊州縣欲以免責縱而不問三害也常平吏人舊行重法給納之賂初不能止今重法既罷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四事為害雖復除抑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況抑配未必除乎轍等職在言責目覩弊事默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民物若未得請決無中止之義伏乞盡取前後章疏看詳施行以允公議謹狀

再言杜紘狀初七日

右臣近奏言杜紘除右司郎中不當不蒙采納伏以紘文法俗吏才不過人昔以誦習條貫偶為法官天資邪佞能諂事宰相遂復致身刑部朝廷必欲量才授官已為過分今一旦擢為右司中外驚嘆若止以人才猥下事無實狀臣亦未敢干瀆朝廷紘昔在熙寧年中手編害人之法今復為詳定親改其書俯仰隨時略不知愧頃與楊汲崔台符同在刑部所斷刑獄寃枉過半汲台

符以此得罪而紘以此擢用同罪異罰十目所指至公之朝不宜有此臣以為事干朝廷大體職在言責不敢不言今蒙置而不用竊料紘必有以自結大臣致誤此舉不然陛下何取於紘而擢任至此哉臣竊聞廟堂之論以謂二十年來失於養才臨事而求每有無人之嘆如左右司吏戶禮郎官左右史臺諫官皆用人之津梁侍從近臣之所從出若已踐此迹而不致之清要則養才之地竟當安在若非其人而遂用之數年之後使杜

紘為侍從則是更得一崔台符豈不為天下笑哉伏乞稍取衆議追寢前命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璪劄子八日上殿

臣六月中與王覿上殿言張璪非次進用文及韓宗師欲以深結文彦博韓維為自安之計璪天資邪佞列位丞弼朝夕出入左右易以為姦宜斷自聖心以時除去蒙聖明洞鑒德音宣諭但以璪久經任使欲因其求退去之以禮比經兩月璪覺聖意稍緩遂端然據位不復

自請臣竊惟璪性極巧佞遇事圓轉難得心腹昔王安石呂惠卿首加擢用被以卵翼之恩收其鷹犬之効與章惇等並結為死黨熈寧獘法皆璪等所共成就今二聖在上因民所欲降黜羣邪變革衆弊清淨之風日月滋長獨璪仍在重位與聞大政不唯正人所共側目而璪之私意亦自不安但以同列無傾邪之助臺諫有彈擊之請是以見今且自斂戢未敢為非度其中心未嘗一日無窺伺之邪謀忘王呂之故黨也譬如蛇蠍遇寒

而蟄盜賊逢晝而止及春陽發動莫夜陰闇故態復作誰敢保任陛下不可見其進退恭順言詞柔利而遂以為可用也如璪深心厚貌何所不至但使陛下君臣防閑少懈璪畧能援引一二邪人寘之要地則變故之出殆不可知矣況今新舊之政更張未定邪正之黨相持未決正是姦臣用智伺便竊發之時天下有識見璪任事誰不危懼如江河決溢初復故道惟日夜牢固隄防乃免於患若少有蛇鼠穿漏或能復奪河身況璪方為

執政秉釁而動其害必深臣聞𢿰意欲候過明堂大禮求出補外惟陛下為社稷計順中外人心早從其請天下幸甚取進止

請罷右職縣尉劄子八日上殿

臣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言事者不知救之於本遂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為之衰少而武夫貪暴不畏條法侵魚弓手先失爪牙之心搔擾鄉村復為人民之患臣竊惟

捕盜之術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獲鄉村之助耳目既廣網羅先具稍知方畧易以成功舊用選人雖未能一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愛人使之出入民間於勢為便不必親習騎射躬自格鬬然後能獲賊也今改用武夫未必皆敢入賊而不習法律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東淮南等路凡用武夫縣分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所貴吏民相安不至驚擾取進止

論張頡劄子八日上殿

臣竊見知廣州張頡自直龍圖閣擢為戶部侍郎除目一下中外驚疑謹按頡猜嶮邪佞狡愎闇刻具此八德了無一長臣非敢風聞臆度謹具實狀如左

一頡為廣南運使日朝旨那移兵馬就食全永經略使趙卨為見順州戍兵年滿合替遂差兵戍順州却令順州替兵就食全永頡但知出納之吝恐往來戍兵糜費錢糧一日之間四次移牒故作行遣申奏趙卨不肯移兵又奏卨闕添昭州僱夫錢六

萬貫又奏禼違法差衙前朝旨令禼分析乃是頡判狀令差禼曽具元判狀繳奏其餘所奏吏無一事稍實因此挾恨遷怒詬詈桂州官吏作緑衫下包个奴婢名呼趙禼仍駡作賊提舉官劉誼曽具事由聞奏有旨罷轉運使

一頡為轉運使日有安南般糧夫數千人逃還已經曲赦放罪每人只有欠官米錢七百後來頡欲差人往全州般糧遂召陽朔縣令魏九言臨桂縣令

李諤勒令差兩縣逃亡夫往全州般糧仍令九言取本縣百姓莫飯奴等七人狀云所欠官錢七百情願往全州般糧填還其七人中又有三人不係逃亡只取到四人情願狀便差數千人況欠錢止於七百而全州水路二十餘程豈有情願之理因此溺殺人不少致人户經提舉司過狀亦是劉誼具事由聞奏方始住差

一頡為桂州經畧使日有安化州首領以本族饑饉

依久例借糧於宜州頡指揮宜州不借一粒致夷人作過於省界偷牛因此夷漢互相讐殺頡更無方畧直令宜州興兵討之致本州兵官陷没頡遂發數千人令供備庫副使費萬往討之全軍皆没頡又遣路分都監王奇知宜州仍以數千人入討全軍復没事聞朝廷先帝為之旰食遣謝麟將數萬人費百餘萬貫竟以招降而定頡既措置乖方致陷兩將兵馬而費萬王奇之死又不以實奏因

轉運使馬默等論列朝旨差賓州推官朱恂取勘

因此落職奪官知均州

右臣所論三事皆有文案可以覆驗據頡處事乖刺致冦覆軍與沈起劉彝同罪理合誅竄所以累次常獲寛宥者蓋其家素富本以行賂得進鄉近辰錦多蓄奇砂嘗以獻遺前宰相王珪珪每出示親客云此砂張頡所獻以此曲為蓋庇今來縱未黜廢豈可特膺非次擢用兼臣訪聞三省執政本不知其人失於採聽為薦者所

誤若置之戶部必害民物伏乞追寢前命以厭公議取
進止

再言張頡狀 十一日

右臣近言張頡除戶部侍郎不允公議具陳頡頃在廣南用心陰嶮措置乖剌三事乞追還告命未蒙施行間又訪聞頡昔知荊南所為貪虐提舉官張琬按發七事內一事頡下行買烏頭行人蔣三供納烏頭頡凡三四次退換蔣三揣頡意欲要附子遂買附子作烏頭供納

頡方冐納下縁烏頭附子色額不同價例亦别此一事係贓罪又一事勒部下玉泉寺僧修治諸官園亭費用常住人牛錢物不少以修唐僧齊已草堂為名令頡鄉僧居止其中此一事係私罪琬奏既上前宰相王珪等為與頡私有情分遂移頡差遣而以越職劾琬特行衝替頡當時若無上件贓私忝為士人理須訴雪頡曽不敢以一字自明受移而去則其罪狀顯然無疑臣博采衆言近日差除例皆不當至於張頡尤失人望虧損朝

政深可歎惜是以不避再煩聖聽伏乞將臣此奏與前來劄子同下三省詳議罷頡前命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戶部乞收諸路帳狀

准尚書戶部牒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敕節文一府界諸路州軍錢穀文帳舊申三司昨撥歸逐路轉運提刑司點磨歲終刑部尚書點取勾訖帳勘覆令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一府界諸路州軍常平等錢穀文帳舊申司農寺昨撥歸逐路提舉司點磨

戶部右曹歲取提舉司勾訖帳赴部點磨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者

右臣竊聞熙寧以前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真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顓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

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布言爲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内錢帛糧草酒麴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别造計帳

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䈎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架閣葢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别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嬴所係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理不逺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外内簡便頗稱允當今户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為收錢帛

等帳耶為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為依熈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為依熈寧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熈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熈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令子細分析聞奏然臣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

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卷舒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法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頡第三狀十二日

右臣近四上章言用人不當並不蒙施行伏惟二聖深拱帷幄之中以進退天下士付之宰相若用非其人知而不改何以服天下之口竊聞廟堂之議止謂世方乏才所用之人皆不得已臣觀朝廷取士之廣賢俊如林患在不知豈可遂無一人賢於張頡況臣前所言頡四事迹狀明白皆可覆驗贓汙私邪欺君陵下既非有德臨事乖剌覆軍殺將不可謂才而宰相不聽公議必行

私意其理安在伏乞指揮將臣所言按實施行若非虛妄即乞罷頡差遣若臣言不當亦乞明加責降令但隱忍不一別白是非恐朝廷紀綱自此日壞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十四日

右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為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他官或為東宮三師或為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之

勳自河陽還朝止為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德之舊並為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老歸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嫌罷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為景靈宫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宫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為醴泉觀使恩倖一啓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摩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厚祿居謫籍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宫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

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横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寛貸旨寘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言張頡第四狀十八日

右臣近以除張頡戸部侍郎不當凡三次上言一次蒙降付三省進呈不行兩次皆留中不出臣本言張頡事

皆罪狀明白非風聞臆度之言訪聞執政止謂世方乏人頡雖無德以才見取方今多士盈廷非無一人可勝張頡而頡前後敗官喪師所至狼狽不唯無德亦復非才況二聖臨御專任執政進退百官一出其口若差除不當而諫臣之言公然不用則令後誰肎復言雖復有大於此者臣恐陛下無由復知矣臣所上章初蒙降出施行獨三省沮抑不從中外之議止於歸罪執政令不復降出議者或謂見惡不去非出聖意必有左右近習

陰為之助臣雖知日月之明萬無此事而疎遠不亮未免疑謗所損不小伏乞出臣前狀付外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傳堯俞等奏狀謂司馬光為司馬相公狀二十一日

右臣今年二月曾上言朝廷初行差役之法其閭衙前一役最為重難民間所苦宜以賣坊場錢及坊郭官戸寺觀單丁女戸所出役錢量行裁減雇募衙前以免民間重役之害後來蒙朝廷差臣兄軾詳定役法軾議論

與臣無異致與本局商量不合陳乞罷免尋蒙朝廷依
軾所乞臣以兄弟之嫌未敢再有論列今竊聞監察御
史陳次升奏以役法大要未定人情熒惑乞敕詳定役
法所疾速議定合差合雇色額及官戶寺觀單丁女戶
等敷出役錢則例先次施行其州縣事體不同難以直
行處分者候諸處申到相度裁定蒙聖旨批送詳定役
法所臣看詳次升所言役人合差合雇色額及官戶寺
觀單丁女戶合出役錢則例實係役法要節當今所宜

先定其詳定役法所並不公心定奪奏稱准元祐元年二月七日敕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熈寧元年以前舊法定差及七月三日朝旨司馬相公申明指揮招差役人大要已定終不明言何役合差何役合雇至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合出役錢只言七月三日朝旨未得施行亦不明言合如何立為則例據此奏陳但務求合取容雖言事官所陳更不講論曲直況司馬光雖為宰相而君前臣名禮有定分今詳定役

法所乃於奏狀中謂光為司馬相公苟申私敬不顧上
下之禮曲意推奉一至於此而朝廷望其能别白是非
立為成法亦已難矣臣恐此風一扇臣主之分自此陵
夷不唯朝廷之害亦非所以安光之道也謹按詳定役
法官皆侍從儒臣不容不知朝廷儀式伏乞取問奏狀
中不名宰相出何典法及勒令早定役人合差合雇色
額及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合出役錢則例申奏行
下令民間早知定法不至皇惑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頡第五狀二十三日

臣近奏言張頡陰嶮不才除户部侍郎大失人望不蒙施行臣退伏思念方今二聖勵精求賢黜去羣小無所吝惜如臣所言頡罪狀一一有實可驗而每狀輙蒙留中深駭物論推原其故蓋由執政過聽用頡致臣有論列因謂頡雖無德而才有可取以此疑誤聖聽不然陛下虚心納諫一言可采未甞不從何以至此伏念臣平生與頡素不相識但以公議不與恐誤國事是以懷不

能已謹復采衆論得頡前後臨事乖方及朝廷曾以其褊躁猜忌罷頡差遣五事條件如左

一熈寧年中頡初除江淮發運奏乞復轉般鹽倉朝廷下三司相度以不便而罷及頡到任二年真楊等州運河乾澁不通漕運並不計置不濬朝廷特令借上供錢米先開淘大段淺澁去處頡却奏稱河道雖淺然河各有油泥可以併用兵士牽拽得行如撩得油泥一尺以上接續得雨添注更不消

開淘若至時雨澤未應即開修未晚後來綱運不通頡别無措置曽有團㴁巡檢侍禁范彦臣以陳公塘見有積水乞引入運河頡亦未曽施行遂致諸路各稱闕鹽共計二百萬餘石虧損年額不少後來却係朝廷差官取陳公塘水灌溉運河通放鹽綱當時據知泰州蘇梲狀稱已出及重綱四分之一不數日間必可盡出頡為發運使公然不開河道積壓鹽貨意欲附會先乞復轉般倉文字更

不顧國家大計其挾情害公類皆如此若只是暗謬致誤國事則今者執政謂頡有才臣深不曉其意

一俟叔獻昔開淮南運河害虐兵夫死者如積新舊兩河相並而行人知無益頡為發運使略無一言復因過京師知樞密使吴充與宰相王安石異議遂與充私言之頡不意充即奏其事及朝廷公行理會召頡至中書聚廳問之頡却稱來時未曾開

河亦不曾與充言此前後所言異同朝廷遂差官取勘頡猶抵諱不承據頡情狀其實畏憚安石叙獻不敢正言但揣知吳充與安石不協故以此言取悅於充而已其反覆賣弄正是小人真態若執政以此為才又臣所未曉也

一安化州夷人從來三年一度進奉舊例雖不遣其人入貢而與之驛券等物其數稍豐及頡為桂州經畧使日轉運司應副錢物差緩至四年乃足而

宜州及經畧使司展其進奉年限俾之四年乃得入貢斳惜錢物所得無幾而夷人因此作過破軍殺將凡費百餘萬貫竟以招安而定頡初見夷人拒命遣兵官費萬領兵出討萬至軍前申乞犒設時方大暑頡令於桂州造餅般往宜州比至皆臭不可食軍情因此怨怒南方至今傳以為笑及費萬兵敗為夷人所共臠食妻男失所都鈐轄和斌申經畧司乞厚加賙邺頡指揮破經畧司錢買紙

酒奠訖奏聞先帝知其暗謬不可用遂以乖方取
勘臣詳頡始為朝廷吝惜些小錢物終致邊患首
尾費百餘萬貫至於千里送餅犒軍以紙贈優䘏
死事如此等事似非理財富國之手而執政任以
戶部侍郎莫有益於國此又臣所未曉也
一元豐三年七月三日中書劄子節文臣僚上言伏
見近除張頡直龍圖閣知熈州按頡天資褊躁動
多猜忌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縣官吏為之不安

乞速賜追寢新命奉聖旨張頡依舊令知滬州蓋頡之嶮躁著自先朝非獨今日則臣之所言似未為過也

一元豐四年内臣綦元亨差往廣西起發韶惠州錢頡以轉運使權廣州送沉香七兩朱砂半觔桂花竹紙等與元亨兼違條以妓樂與元亨燕會見今案欵具在臣前言頡素以奇砂交結貴官及外議疑頡有左右近習之助致臣章不蒙降出誠不為

過也

右臣今所言五事及前狀所言共計九事皆一一有實蓋頡從來涖官所至不了決無可用之理臣訪聞一二大臣特保薦頡可用無疑伏乞陛下出臣前後封事令保薦之人看詳以此等人委是可用與否仍乞降付三省依公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申三省論張頡狀 二十六日

右轍累曾上言除張頡戸部侍郎不當竊聞第一狀曾

蒙朝廷降付三省進呈不行轍尋博采衆論得頡歴任處置乖方傷財敗事迹狀非一遂兩具論奏皆留中不出伏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求賢惟恐不及去奸惟恐不速如頡之陰嶮暗謬少見其比二聖之明不容聞而不去竊料聖意必以重違大臣之議是以遷延至此至於執政諸公上承二聖拱默仰成之託百官進退開口而定豈不欲進賢退奸率由公議以無負付囑之重頡之無狀惟患不聞若果聞之勢無必用之理轍所

上第一狀已經台覽後來二狀謹繕寫繳連申上伏乞考其事實裁酌施行少慰公議謹狀

再論京西水櫃狀

右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元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地皆撥還本

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還即給還元估
價直聖恩深厚弃利與民無所靳惜所存甚遠然臣訪
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
迫近水櫃為雨水浸淫占壓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
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櫃以來元未曽以此水灌注
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
之民臣愚以為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罷欲乞
朝廷體念二縣近在畿甸民貧無告特差無干礙水部

官重行體量若信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復選人選限狀

右臣竊聞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祖宗舊法凡蔭補子弟皆限二十五歲然後出官及進士諸科釋褐合守選人并州縣選人除司理司法縣尉外得替日皆合守選逢恩放選乃得注官所從來久遠仕者習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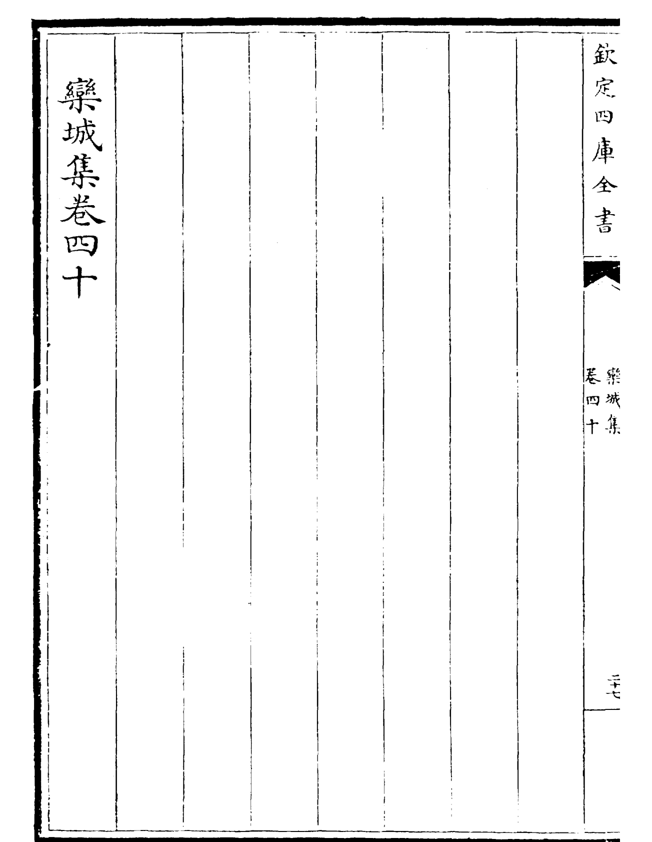
常雖經涉歲月不以為恠及先朝患天下官吏不習法令欲誘之讀法乃令蔭補子弟不復限二十五歲出官應係選人皆不復守選並許令試法通者注官自是天下官吏皆爭誦律令於事不為無益然人既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遂令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訪聞見今已使元祐四年夏秋季闕官冗之患亦云極矣臣愚以為方人未習法誘以免選於理亦宜及其既習雖無免選不患不習且為吏

而責之讀法本事之當然不為過也謂宜追復祖宗守選之舊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乞以臣所言付給舍左右司一處看詳立法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右臣訪聞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滿近日䕫州等路文字相繼申到旋以逐一進呈施行臣竊惟諸路役法所係民間利害至深至廣雖逐路事體各別條目必有不

同而朝廷變法從便措置大意所謂海行條貫者不得不同也臣竊恐詳定役法所急於行法每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類聚參酌見得諸路體面即便逐旋施行因此致諸路役法大體參差不齊使天下之民不得均被聖澤欲乞指揮本所候諸路所申文字稍稍齊集見得諸處役法不至大段相遠然後行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欒城集卷四十

欒城集卷四十一

宋 蘇轍 撰

中書舍人論時事三首

論梁惟簡除遥郡刺史不當狀

準今月三日吏房送到詞頭一道供備庫使内侍省内押班梁惟簡可遥郡刺史者

右臣竊見梁惟簡旬月之閒三度超擢皆以自前法外僥倖特恩為比仍言他人不得援例初自御藥超帶器

械及前省兩資改所寄文思副使權入後省只此一轉巳是内臣進用之極中外驚怪巳有議論次又以坤成節奏薦思澤兩重特轉兩官於法以特恩轉官者自文思副使當轉皇城副使又以特旨轉供備庫使臣於此時當撰告詞以其事未至太甚未敢輙有論奏曾未旬日令又以罷本殿祗候與轉一官若依舊法自供備庫使當轉西京左藏庫使耳今乃更超文思左藏皇城使三資直帶遥郡刺史臣若不早論救必將大致紛紜竊

謂朝廷非常特恩當以待人臣非常之功今惟簡之為人臣所不知但見其給事宫省歲月稍深不過勤謹自將别無非常功効而二度冒居此寵皆非祖宗舊法臣竊見太皇太后陛下自臨御以來肅清中禁抑損外戚私謁不行濫恩盡去謹守法度古所未有豈肯於近習之臣獨開僥倖之路必由條例委曲聖意未暇一一盡詳而大臣不能守法失於開陳致此過當不然豈陛下能以法度繩治外家親戚而獨不能以治内臣哉若惟

簡别有出衆功勞即乞宣示其狀令有司覈實以伏中
外之言臣頃以不才濫處言責每因進對輙蒙天奬嘗
欲捐軀以報知遇不敢循默上負恩德所有告詞臣未
敢撰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不撰葉康直知秦州告狀

今月初六日吏房送到權陜西轉運副使朝奉大夫葉
康直可依前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權知秦州詞頭一道
者

右臣與葉康直素不相識亦不知其人賢愚但見前月二十四日有上件除命是時權中書舍人曾肇當撰告詞肇即具奏言昨者兵興康直調發芻糧一路騷然先帝以其措置無狀又隨軍入界亡失為多嘗命械擊意欲誅之以此不敢撰詞又諫議大夫鮮于侁亦言康直令兒男掘取窖藏斛升貨賣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雇車乘人夫為知永興軍呂大防所奏有違詔敕先帝以其處置乖方欲深置於法康直素奴事李憲密加

營救遂得無事今令帶職充一路帥臣未允公議臣今既明知曾肇鮮于侁有上件文字指陳康直罪惡由此難以撰詞欲乞朝廷覈實肇侁所言康直事狀見得有無若無此事即乞正肇侁不實之罪然後命臣撰詞臣敢不承命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申本省論處置川茶未當狀

朝廷若罷益利路榷茶之法只榷陝西沿邉諸郡不許客旅私販仍將沿邉每歲合用益利諸塲茶色及勅重

配在諸場令及時立限和買隨每歲茶價高下比民間價例微高下如尋常和糴米粟之比可也買茶之限令茶場司立定州縣不得低估茶價令人戶不肯申官以致出限如有事故須至展限者具事由申本司量展五日仍不得過再展每茶戶入場中賣須即時揀選和買不得輒有留滯或更依客旅體例秋冬先放茶價令茶戶結保請領及時送納以上並不得輒行抑勒官買數足方許私下交易除沿邊所榷地分外一任客人興販如此摩畫比之須年全榷益利及陝西諸州其利有五益利茶戶不被官場以賤價大秤抑勒收買一也昔茶未有榷民間採茶凡有四色牙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採茶既

廣茶利自倍自榷茶以來官中只要早茶其餘三色茶遂棄不採民失茶利過半今既通商則四色茶俱復採二也官所運茶止於邊郡所須比榷茶之日所運減半則茶遞役兵及州郡雇脚皆得輕減三也陜西茶商既行岐雍之間民皆食賤茶四也益利諸州百貨通行酒稅課利理當自倍五也若比之今來有司所議但榷名山梁洋三處放行益利諸場茶貨其利有四名山梁洋三處榷法如舊而不榷之地犬牙相錯榷與不榷茶户

利害相遼例皆王民而咫尺之間不宜頓有此異一也榷與不榷地分不遠小人易以起動茶户借如名山之西南出茶之地尚有雅州盧山榮經等處若放令此茶北出道過名山彼此相雜不可辨認若放令此茶由水路入嘉眉則名山之茶亦當從此走失寛則榷法自廢急則民遭誣罔横被徒配二也官中所買只用早茶則牙茶晚茶秋茶亦為棄物民失厚利與頃歲無異三也治邊諸州蕃部所要茶色各别今只將名山梁洋三色

茶與之彼既未諳茶性必有不售四也若比之今來或
人之說兼榷陝西裏外諸州據合用茶數於益利諸場
和買官自般賣和買之餘成都路客人販茶不得過劍
門利州路客人販茶不得過陝西其害有三盡奪茶利
商賈不行百貨不通酒稅課利自減一也運茶既多遞
鋪役兵及州郡雇脚勞費與頃年無異二也岐雍之民
仍食貴茶三也由此觀之朝廷若但和買邊郡合用茶
數只於邊郡立榷法其餘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則上件

三說之弊自除至於供給蕃部收買戰馬之利則與三說無異以此較之利害可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戶部侍郎論時事八首

因旱乞許羣臣面對言事劄子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荐至非水即旱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東困敝盜賊羣起二聖遇災憂懼傾發倉廪以救其乏絕獨此三路所散已僅三百萬斛矣異時賑䘏未見此比然

而民力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失望秋稼未
立數月之後公私無繼羣盜蜂起勢有必至臣未知朝
廷何以待此臣竊見太皇太后陛下清身奉法與物無
私皇帝陛下恭默靖慎動由禮義皇天后土照知此心
而和氣不應深所未喻陛下嘗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
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
言以奉上上下交泰元氣乃和今二聖居幃箔之中所
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

十人耳其餘侍從近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進見而況其遠者乎臣以謂羣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異故須兼聽廣覽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陛下聽既不廣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隔和氣不効必然之理也臣觀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二聖臨御四方履人主之位而謙恭退託踈遠羣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百官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

面奏公事上以盡羣情之異同下以閲人才之賢否人心不壅天道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嘗國厚恩比聞詔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常膳分命臣僚並走羣望私心踧踖不敢遑寧輒推天意人事影響之應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恕其愚僭畧賜采擇取進止

乞推恩故知陳州鮮于侁子孫狀

右臣等伏見故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知陳州鮮于侁學有原本博通諸經政事精詳和而有斷熈寧之初為

利州路轉運判官時朝廷方行免役本路人貧地狹佺
推行以理取於民有度能使一路獨無甚擾近者京東
經呉居厚刻剝之餘人情不安朝廷特起佺於疾病之
中副以安集佺勞徠幾歲民亦以寧旋蒙聖恩知其可
用擢為右諫議大夫佺感激知遇前後言事多蒙聽納
不幸疾作不敢廢弛職事力求外補復蒙聖恩寵以要
職俾以近藩仍指揮一年後取旨佺到任未幾遂至物
故臣等竊閔佺平生守道歷任諸監司有補國事晩節

被遇擢寘侍從適以病去無絲毫之過而身後獨不得與侍從亡殁恩例子孫見有白身欲乞聖恩特賜閔察使得依諫議大夫恩例以慰忠賢之心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外任劄子

臣竊聞右司諫賈易言文彦博呂陶黨助臣及臣兄軾雖陛下察知臣兄弟孤忠無比周之實罷易言職而臣自循省蓋由行不素著未能取信於人致令煩言上瀆

天聽慚懼隕越若無所容臣輙已具劄子乞除一郡臣亦乞與兄同就外任庶全臣子進退廉恥之分況臣兄弟久以空疎並塵近侍忝冒之罪臣猶自知況於他人何由厭伏伏乞聖慈察臣誠懇非由矯餙特賜開許以安孤危取進止

論西事狀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

自此衰息朝廷畧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十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册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曾不息心敢為侮慢輒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至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備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況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既其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

冐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為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算誠使四者畢陳於前羌戎小醜勢亦無能為也董氊本與西夏世為仇讐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簒神宗藉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蕃之比乃者董氊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

廷自稱董氊嗣子朝廷不察情偽不原順逆即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乗此間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懽令轉説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脇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氊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温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為可立

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為不可則分董氊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為援安能動揺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龕谷聲實既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釁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簒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為怨至深羌虜之性重於復讎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

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懐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為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羌虜無謀遂肆桀傲内則其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為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闘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讐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别曲直

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頃為邊患皆歷歳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内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黙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既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脇必從以為狂言一鬨求無不得今朝廷既已漸為邊備益兵練將則羌虜之心已乖

本計不過秋冬寒凉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摇守邊無失則欵塞請盟本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説其一以為慢詞既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為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誇示諸戎及其桑伏則畧為恭順使中國黽俛而聽令朝

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姦心又恐將來姦窮力屈略修臣禮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為媾其謀臣虞卿以為從趙為媾不若從秦為媾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況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於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羌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

弔伐既絶歳賜復禁和市羌中窮困一絹之直至十餘千又命沿邊將吏迭行攻討横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閔此一方窮而無告遂敕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算傳聞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

是時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絶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為寧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為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拊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以弭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

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為儲峙敢有犯塞即殺無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愧畏雖未即款伏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慼忿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

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筭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絶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而寬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閒諜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閒所得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

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媮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乗釁違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源賊馬至者數萬殺畧數千斥候不明備禦不及熈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

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
恬不為怪略無責問政之不修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
為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
能矣昔公孫洪為相諸侯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
葛亮為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
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屈為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
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
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

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羣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勲爵而復其位以激厲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為可施於今不敢默已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貼黄或言阿里骨之請命與乾順之嗣立事體無異今臣言冊命乾順為得策而封拜阿里骨為失計似言之未當者臣以謂不然阿里骨之請命可否在我而乾順之嗣立朝廷且不得而知況能制其可否乎故臣以乾順之命為是而以阿里骨之命為非不為妄論也

乞驗實賈易謝上表所言劄子

臣伏見知懷州賈易到任謝表二道皆自謂以忠直獲

罪而指言羣臣讒邪罔極朋黨滔天上下不交忠良喪
沮至引周易履霜堅冰不早辨之言以爲戒欲使朝廷
原心定罪便行誅戮其間有云蘇轍持密命以告人志
在明邪而害正臣非諫臺凡易所言不敢條析論奏惟
有言臣一節理當辨明易雖項爲諫官今出守郡於條
不當復以風聞言事其言臣以密命告人伏乞朝廷取
問實狀如言有實臣甘踈朝典取進止

論陰雪劄子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斃道路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内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大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為未也則釋犴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為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説以為聽之不聦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煖秦之末世峻刑暴斂海内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周亡無寒歲秦滅無燠

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令豈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草敝去煩施惠已責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為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商高宗雉雊於鼎其臣祖已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為天大雷雷以風而成王應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任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

雨彼既為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氣一有過差浸淫爛熳而不能反今雨雪既甚久而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古之為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其威民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頃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為先務上下觀望化而為一監司之臣以不報有罪為賢郡縣之官以寬弛租賦縱釋

酒稅為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治事以辨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事為安靜以不別白黒為寛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寛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吏秉其間以侵虐細民其獘不可勝數名雖近寛而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凜然知有所畏苟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爛熳往而不返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

雖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扑以縱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爲職出位而言罪在不赦陛下頃自踈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閒致位於此豈欲責臣齪齪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冐萬死獻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轉對狀

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臣待罪地官以財賦爲職朝夕從事於今半年耳目所接或

干利病敢緣虞人守官之義庶幾百工執藝以諫謹條具本職三事昧死上獻

一臣伏見本部一月出入見錢之數率皆五十餘萬貫罄竭所得僅給經費而已稍加佗用輒干求朝廷方能辦事有司惴惴常有闕事之懼臣聞古之為國皆食租衣稅而足降及近世始有鹽鐵酒稅之利凡郊廟朝廷祿士養兵捍邊睦隣百色取具於此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足以養人自三代漢

唐至於祖宗之盛未有舍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萬里耕稼相屬而以不足為憂臣實怪之孟子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愚無知意者朝廷之政豈有所未立故耶臣觀諸道監司自近歲以來觀望上下無復厲精之實妄意朝廷以不親細務為高以不察姦吏為賢於是巡歷所至或不入場務不按有罪郡縣靡然承風懦者頹弛權歸於吏貪者縱恣毒加於民四方嗷嗷幾於無告其他害理

而傷化者非臣之職臣不敢議也若夫兩稅征商榷酤無故虧欠者比比皆是此臣之職也欲乞陛下特降指揮令本部左曹具諸路去歲三事增虧之數其非因水旱災傷特以寛弛不職而致虧欠者擇其最甚黜免轉運使副判官罰一以勸百至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如此施行庶幾財賦漸可治矣

一臣聞漢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為政漢非無尚書

而唐非無卿寺也蓋事不在耳先帝法唐之故專任六曹故雖兼置寺監而職業無幾量事設官其間蓋有僅存者矣頃元祐之初患尚書省官多事少始議併省郎曹所損纔一二耳而寺監之官如鴻臚將作舊不設卿丞者紛紛列置更多於舊中外之議以此疑惑以為朝廷為人設官非為官擇人此言一出為損非細其於體非臣所當議也而至於京師廩給之厚出於本部故臣願明詔有司

減去寺監不急之官以寛不貲之費而已

一臣聞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異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為必

成自熈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
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
不繼而戸部亦憊矣兩司皆困故内帑別藏雖積
如丘山而委為朽壞無益於筭故臣願陛下舉近
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
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擘
劃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常以例物招置而出
軍之費罷此給被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

雖損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粮其費特甚重複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况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肎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有期戶部亦有賴矣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臣以愚拙待罪戶部右曹僶仰幾歲訖無云補竊嘗以
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既殊利害相遠恐
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
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為軍器監其三
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
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
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然當時所收不得
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為諸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

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

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他司利權
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為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
部以給財為功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
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於算矣能
否同病府庫卒空令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
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
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
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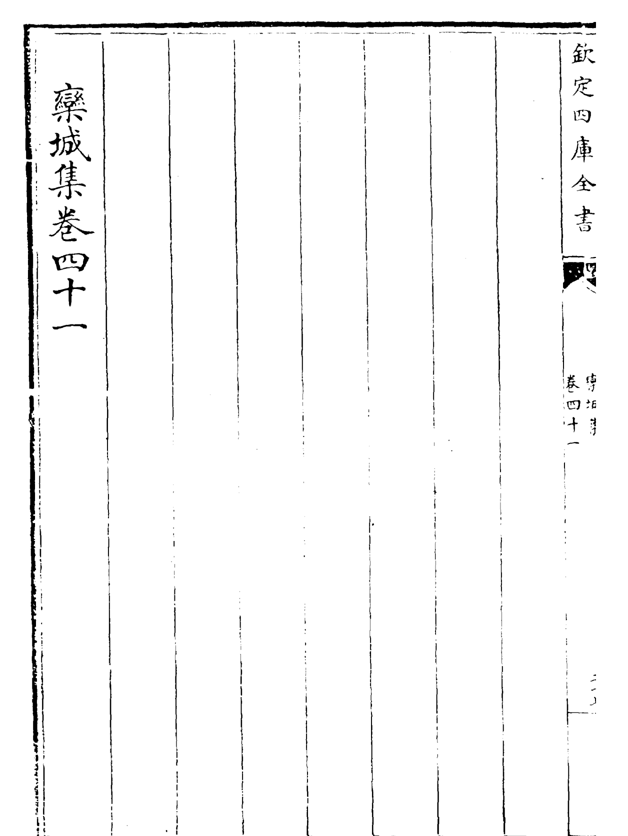
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所有不相為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識者韙之既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為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內為軍器監而止隸工部外為都作院而

止隷提刑司欲有興作戸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
歳為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
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歳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
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
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戸部
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
皆得專之令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
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

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戸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徧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隷戸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

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則凡傷財害民户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户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貼黃三司設案舊職今分隷膳部光禄寺雖所掌飲食帳設利害非大如臣所言可采亦當如上三案分隷户部



欒城集卷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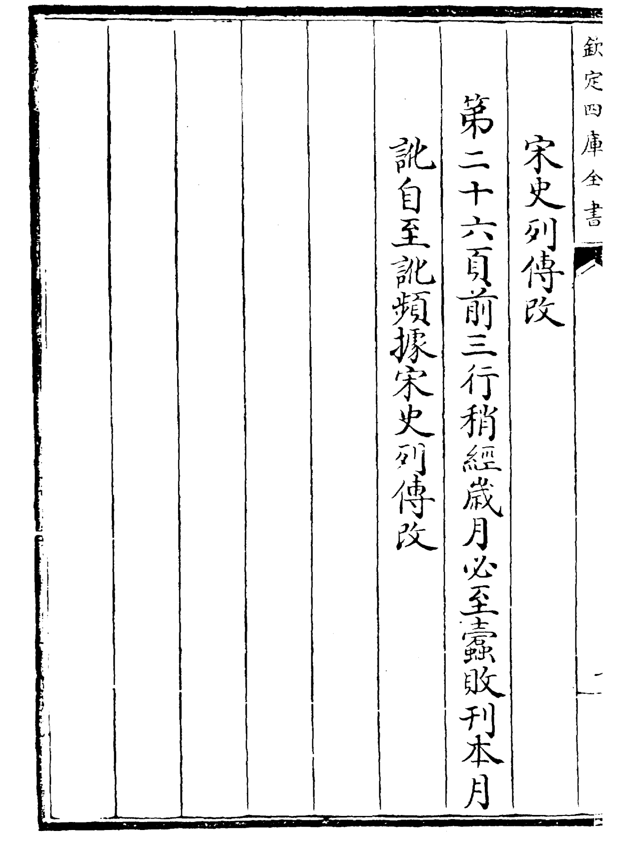
謹案卷四十第三頁後五行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甚也刊本甚訛衰今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未嘗施行刊本脱嘗字今增

卷四十一第十四頁前八行未議攻討刊本未訛求據茅坤選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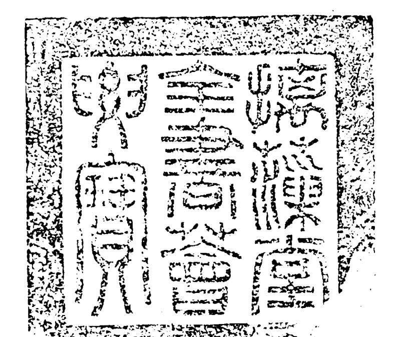
第十七頁後七行臣甘族朝典刊本朝下複行朝字據别本删

第二十五頁後八行昔胄案所掌刊本胄訛冐據



宋史列傳改

第二十六頁前三行稍經歲月必至𧏾敗刊本月訛自至訛頻掾宋史列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録舉人臣汪志伊